

女侦探 玛帕尔小姐

[英]阿茄莎·克利斯蒂 著

何其健 译



作家出版社

女 侦 探 玛 帕 尔 小 姐

〔英〕阿茄莎·克利斯蒂 著

何 其 健 译

作家出版社



女侦探玛帕尔小姐

作者：〔英〕阿茄莎·克利斯蒂

译者：何其健

责任编辑：李玉英

责任校对：彭卓民

封面设计：王师颀

出版：作家出版社

印刷：北京通县潮白印刷厂

发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625

插页：2

字数：121千

版次：1987年4月北京第1版第1次

ISBN 7-5063-0005-2/I·4

统一书号：10248·0190

定价：1.60元

（作家版图书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退换）

代 序

一个秋高气爽的清晨，首席地方官宅邸的书房里意外地发现了一具无名女尸。死者来自何处？凶手又是谁？围绕着侦破工作，小说通过两条相辅相成的线索展开了故事情节。一条线索是警察当局；另一条线索——小说的主要线索，是乡村女侦探玛帕尔小姐。两条线索时而一致，时而矛盾。经过一系列侦破，警方似乎可以使案情大白于天下了，可是小说笔锋一转，奇峰突起，原因是提不出犯罪动机，破案的另一方玛帕尔小姐，紧抓犯罪动机进行侦破，然而凶手却能提出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案情几经周折，多次几乎陷入绝境。最后机敏的乡村女侦探终于识破凶手偷梁换柱的掉包手法，使案情昭然若揭，凶手束手就擒。

《女侦探玛帕尔小姐》情节曲折离奇，出人意料，然而一切都在情理之中。它虽然并无恐怖的凶杀场面，也无庸俗无聊的情节描写，然而却异常引人入胜，紧紧地扣住了读者的心弦。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此书打破了侦探小说传统的逻辑推理手法，运用了大量的类比推理来进行破案，这在侦探小说中是不多见的。

作者阿茄莎·克利斯蒂是英国著名女作家，她的作品深受我国广大读者欢迎。她所写的侦探小说中的主人公有两个：一为读者熟悉的波罗大侦探，我国目前已出版的、以他为主的作品有《尼罗河上的惨案》、《东方列车上的谋杀案》；一为乡村女侦探玛帕尔小姐，这一人物形象还是初次与我国读者见面。

《女侦探玛帕尔小姐》虽然是侦探小说，篇幅也并不长，但是它的内涵却相当广泛。它既涉及上层统治人物，也涉及到下层劳动人民。对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权夺利、尔虞我诈，作者没有作正面的叙写，然而透过小说的字里行间，读者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的你争我夺，互相倾轧。对于那些貌似人情味很浓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随着案情的深入进展，那层薄薄的纱幕也被撕得粉碎。作者对这些人物的虚伪、奸诈和残忍作了无情的嘲讽和鞭挞，深刻地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赤裸裸的、充满铜臭味的金钱关系，这对我们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译者 于萍乡 汪公潭

主要人物表

亚瑟·班奇里：首席地方行政官

多利·班奇里：亚瑟·班奇里的妻子

珍妮·玛帕尔：乡村女侦探

梅尔切特：警察局长

斯莱克：巡官

海多克：法医

约瑟芬·特纳：艺名乔赛，鲁拜·基恩的表姐

罗西·莉格：艺名鲁拜·基恩

康韦·杰斐逊：住在戴内毛思的旅客，家里人
叫他杰弗

阿德莱德·杰斐逊：昵称阿迪，康韦·杰斐逊的
媳妇

彼德·卡穆代：阿德莱德·杰斐逊前夫的遗腹子

马克·盖斯凯尔：康韦·杰斐逊的女婿

乔治·巴特利特：住在戴内毛思的青年旅客

巴兹尔·布莱克：电影制片厂美工人员

亨利·克利瑟林：退休偵探，康韋·杰斐遜的
朋友

雨果·麦克林：又叫威廉·多賓，阿德萊德·杰
斐遜的情人

班奇里太太依然沉浸在美妙的梦幻之中——她的香豌豆在花卉展览会上名列第一；做礼拜时穿着辅祭袍和白色法衣的教区牧师正给她颁发奖品；牧师妻子身穿游泳衣，在他面前飘然而过；这在现实生活中必然会引起教区信徒们的责备，可是这样的后果并没有产生，这种情况在梦境中是常有的妙事。班奇里太太一般总是这样尽情地享受梦境给予她的无限乐趣，直到早点送来。当然，女仆拉楼梯窗帘的格格声，另一个女仆的畚箕和扫帚在走廊上发出的窸窣声，以及隐约传来拨大门插销的嘈杂声，这些清晨家庭生活的节奏，班奇里太太在下意识中还是有所察觉的。

新的一天开始了，班奇里太太却一定要继续尽量从花卉展览中得到乐趣，因为梦幻已经进入美妙的境地了。

楼下的房门慢慢打开了，班奇里太太听到大型木制百叶窗拉开时发出的嘎吱声。不过，与其说是听到，倒不如说是感觉到更确切。这些节奏谨慎而和缓，往往持续半个多小时。它们是那么熟悉，那么有规律，因此并不妨碍安眠。这部交响乐的尾声往往是走廊上一阵急剧而小心翼翼的脚步声，走路时印花服装发出的沙沙声和托盘里的茶具放上桌子时碰撞的叮当声，然后随着轻轻的敲门声，玛丽就进屋来拉开窗帘。班奇里太太在睡梦中皱了皱眉头，某种令人不安的感觉——不合常规的情况——透过了她的梦境。走廊上的脚步声怎么那么急切、匆忙？她不知不觉地竖起了耳朵，希望能听到往常瓷器撞击的叮当声，可是没有听到。这时敲门声响了起来：“进来！”班奇里太太在深沉的睡梦中机械地叫道。门开了，照例该听到拉窗帘的声音了。

可是没有。她不由自主地睁开了眼睛。混沌的绿色灯光下，传来玛丽气喘吁吁的歇斯底里叫声，“唉呀，太太，太太，藏书室里有一具尸体！”接着，在发出一阵啜泣声的同时，她又冲出了房间。

班奇里太太从床上坐起来。要么是自己做了噩梦，要么是玛丽确实进房间来说了什么“藏书室里有一具尸体”这样不可思议的荒谬话。“不可能，”

班奇里太太自言自语地说，“肯定是在做梦。”然而，她一边这么说，一边却愈来愈觉得那不是做梦，“玛丽肯定说了这句令人莫名其妙的古怪话。”

班奇里太太沉吟了一会儿，接着便急切地用胳膊肘推了推仍在睡乡中的丈夫。“亚瑟，亚瑟，醒醒吧！”班奇里上校咕哝着侧过身去。“醒醒吧，亚瑟，你没听见她说的话吗？”

“很可能，”班奇里上校含糊不清地嘀咕了一句，“我完全赞同你说的，多利。”说完又很快睡着了。

班奇里太太猛推着他，“你一定得听听，玛丽刚才来说藏书室里有一具尸体。”

“嗯？有什么？”

“藏书室里有一具尸体。”

“谁说的？”

“玛丽。”

上校稍稍使自己模糊的神志清醒过来，开始考虑问题。他说：“别胡说了，我的老伴儿，你是在做梦！”

“不，不是做梦，开始我也这么怀疑，但是，确实不是梦，她真的进来这么说了。”

“是玛丽进来说藏书室里有一具尸体？”

“嗯。”

“可是那里不可能有呀。”

班奇里太太满腹狐疑地说：“是的，我也想那里是不会有。”她精神逐渐振作起来，继续说：

“可是玛丽为什么这样说呢？”

“她不可能说过。”

“她说了。”

“这是你臆想出来的。”

“不是。”

上校的睡意这时完全消失了，准备合情合理地对待太太导演的这一幕戏。他温和地说：“刚才是在做梦，多利，那是你读过的侦探小说《断火柴的暗示》中的情节——艾德斯顿勋爵发现一个漂亮的金发女郎死在他书房的地毯上。这种尸体图书馆里的很多小说中都可以找到，现实生活中我可从来没见过。”

“也许现在可以让你见识见识了，”班奇里太太的语气十分坚定，“不管怎样，亚瑟，你该起来去看看。”

“真的，多利，这肯定是梦境，梦境在刚醒来时往往总是出奇的逼真，使人觉得它们似乎都是真实的。”

“我完全没有做这样的梦，我梦见的是花卉展览呀，穿游泳衣的牧师妻子呀什么的。”班奇里太

丙 要才我说 说

太说着跳下床，拉开窗帘。窗外秋高气爽，阳光顿时洒满了屋子。“这不是梦，”班奇里太太坚定地
说，“马上起来，亚瑟，下楼去看看。”

“你要我下楼去问是不是藏书室里有一具尸体？那会被人笑话的。”

“你什么也别问，”班奇里太太说，“如果有尸体——当然，也可能是玛丽发疯了，以为看到了什么——好了，去吧，反正你什么都不说，自会有人告诉你的。”

上校嘟哝着披了件晨衣走出房间，经过走廊，下了楼梯。楼梯下几个佣人蜷缩在一起，有的还抽噎着。男管家见到了他，庄重地走上前来说：“看到你来了很高兴，先生。我已经告诉他们，你来以前什么也别干。这件事要打电话报告警察吗，先生？”

“什么事情要打电话给他们？”

男管家回头用责备的眼光对一个年轻的高个女仆看了一眼，那女仆正伏在女厨师的肩膀上歇斯底里地哭泣着。“先生，听说玛丽已经向您报告了，至少她是这么说的。”

玛丽气喘吁吁地说：“方才我心慌意乱，简直不知道自己到底说了些什么。我想起那种情景，腿也软了，直想呕吐。怎么竟会发现这样的事！”

“噤，噤，噤，！”说着她又慢慢地依偎到埃克斯太太的身上，埃克斯太太打趣地拍了拍她，“好啦，好啦，亲爱的。”

“先生，是玛丽第一个发现这可怕的情景，当然她会有些慌乱。”男管家解释道，“她象往常一样进藏书室去拉开窗帘，可差点被地上的一具尸体绊倒。”

班奇里上校问道：“你的意思是不是要告诉藏书室里有一具尸体？”

男管家轻轻地咳了一声，“先生，也许您亲自去看一下更合适。”

“喂，喂！这是警察局，嗯，你是哪里？”波克警官一手拿话筒，一手扣着上衣的纽扣。“嗯，嗯，戈斯顿庄园，什么？……喔，先生，早上好！”波克警官的口吻霎时变得温文尔雅，他听出对方是首席地方行政官，并且是警察体育活动的慷慨赞助人。“是吗？先生，我能为您干些什么呢？对不起，先生，我听不大清楚。您说是一具尸体？……嗯？……是，如果您愿意，先生，很好，先生……您说是一个不认识的年轻女郎？完全对，先生……好的，交给我吧。”

波克警官放下听筒，长长地吹了声口哨，便给

上级长官挂电话。厨房里飘出一阵阵诱人的油煎熏肉的香味，波克太太探出头来问：“怎么回事？”

“哦，一件前所未有的最离奇的事，上校庄园的藏书室里发现一具年轻女郎的尸体。”

“是谋杀？”

“他说是被勒死的。”

“她是谁呢？”

“上校说他和这女人素不相识。”

“那她到上校的藏书室去干什么？”

波克警官用责备的眼光扫视了太太一眼，制止住她喋喋不休的询问，接着官气十足地拿起电话筒，“斯莱克巡官吗？我是波克警官，刚收到报告，今天早晨七点十五分发现一具年轻女郎的尸体……”

玛帕尔小姐正在梳妆，电话铃响了，急促的铃声使她有些手忙脚乱，这可不是来电话的时候。她古板的老处女的生活习性是将一切都安排得井然有序，任何意外的电话都可能成为猜测的源泉。“哎呀！”玛帕尔小姐困惑地审视着不断响着的电话机，“真奇怪，是谁呢？”

九点到九点半是村民们约定俗成的邻里之间打电话问好的时间。白天的活动计划啦，邀请啦等

等，也都是在这个时候互相告知的。九点前打电话的只有肉铺老板，那是因为肉食供应发生了危机。当然，在一整天的时间里，收到电话是常有的事，然而，晚上九点半钟以后再打电话就会被看成是有失体统了。

玛帕尔小姐的侄子是个作家，性情怪僻，他往往会在别人最意想不到的时刻打来电话，有一次竟是临近午夜。可是，不管雷蒙德·怀特的脾气如何古怪，早起却是从来没有过的。他和玛帕尔小姐的熟人都不会在早晨八点以前打电话来。这时还只是七点三刻，即使电报也没有这么早，邮电局要到八点才开始营业。“肯定是拨错了电话号码。”玛帕尔小姐这样判断着走向响个不停的电话机，拿起听筒，喧闹的铃声刹时安静了。“哪里？”她问。

“珍妮，是你吗？”

玛帕尔小姐感到十分意外，“是的，是珍妮，你起得真早呀，多利。”

话筒里传来班奇里太太焦灼的声音，“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

“哎呀，什么！”

“我们藏书室里刚才发现了一具尸体。”

刹那间，玛帕尔小姐以为她的朋友疯了。“你们发现了什么？”

“我知道你不相信，是吗？我的意思是大家都认为这只是小说中才有的事。亚瑟清晨下楼看以前，我也不得和他争论了半天。”

玛帕尔小姐设法使自己镇定下来。她迫不及待地问：“那是谁的尸体呢？”

“一个金发女郎。”

“一个什么？”

“金发女郎，漂亮的金发女郎，就象书上描写的那样。我们以前谁都没有见过她。她躺在藏书室里，已经死了。你立即就来吧。”

“你要我来吗？”

“是的，我已经派车来接你了。”

玛帕尔小姐满腹狐疑地说：“当然，亲爱的，如果你认为我能给你一些安慰的话……”

“哦，安慰我倒不需要，不过，你对人体可是很有研究的呀。”

“哈，你过奖了，实际上我只是在理论上获得了一些小小的成功。”

“再说你对谋杀很内行，她是被谋杀的，你知道，是被勒死的。我觉得家里真的发生了谋杀案，我们不妨从中寻找乐趣，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吧，这就是我为什么要你来的原因。我要你帮助我找出凶手，解开这个谜，那可是够刺激的，不是吗？”

“好吧，亲爱的，我一定尽力而为。”

“好极了！亚瑟现在变得非常难相处。他似乎认为我根本就没有理由为这样的事感到快活。我当然知道我们这种思想是很不好、很不对头的，但是我不认识那姑娘——你亲眼看了就会明白，为什么我说她看上去给人一种虚假的感觉。”

司机打开门，玛帕尔小姐下了车，有点气喘吁吁。班奇里上校站在台阶上，显得有些惊讶，“是你，玛帕尔小姐？噫……看到你真高兴。”

“你妻子打了电话给我，”玛帕尔小姐解释道。

“好，太好了，应该有个人和她在一起，否则她会发疯的。使她的兴趣有所转移，此刻她对这一事件持乐观态度，可你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事……”

正说着班奇里太太出来喊道：“亚瑟，回去吃早点吧，你的熏肉都快凉了。”

班奇里上校解释道：“我以为是巡官来了。”

“他很快就会来的，”班奇里太太说，“所以你更应该尽快先吃早饭，不吃饭总是不行的吧？”

“那你也回去吃点东西，多利。”

“我就来，亚瑟，去吧。”

班奇里太太象执拗的母鸡一般把他赶进了餐